

河內縣志卷之四

前任知縣解州侯加

加承

校閱

今任知縣洪洞盧夢麟

校刊

邑

舉

人王所用纂修

藝文

蔚為國華徵往而訓來者文也故文獻不足尼父
致慨于無徵彼矢謨籌策發藻攄靈于不朽之盛
事良有當焉迺今散佚無統何以宣炳蔚而煥人
文之光乎志藝文

御製

唐

開元二十四年二月甲寅宴新除縣令於朝堂上
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集古錄玄宗自擇
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天下為縣者
皆刻石今所得惟河內至舞陽令長新戒曰我求
令長保又下人人之所為必有所因侵漁寢廣賦
役不均使人離散莫保其身徵諸善理寄爾良臣
與之革故政在維新調風變俗背偽歸真教先于

富惠恤于貧無大無小以恭以親責躬勸農其惟
在勤墨綬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戎澤如春

元

贈許衡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制

惟昔聖祖圖任相臣思與真儒共成治效故資善
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
史院事許衡以天民之先覺膺巖石之具瞻聖學
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
陳斥奸志靖於熙朝辭祿不忘於耕野迺推日策

明曆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胄子乃
眷鈞樞之列益昭模範之功允為裕考之賓師宜
副慈皇之渥命爰申卹典用賁玄扃道德博洽斯
謂文中立不倚斯謂正既嘉名之載錫仍爵秩之
榮頌尚期有知服茲無斃可贈榮祿大夫司徒謚
文正公

皇明

欽獎閻太妃勅

皇帝勅諭鄭懿王妃閻氏先該爾子鄭王等各奏爾

竭力孝親睦厚宗黨濟饑卹死善行著聞等因該
部覆稱已經撫按等官勘實奏報茲特降勅旌獎
仍命行人周汝員往諭以彰爾賢以為諸藩內助
之勸爾尚益敦乃行永綏家邦欽哉故諭

贈何塘禮部尚書謚文定公誥

皇帝制曰服勤修職固人臣靖獻之忠增秩易名迺
國家優崇之典事關激勸義篤始終故南京都察
院右都御史何塘學術真醇操持耿介早奮身于
甲第遂儲養於詞林史局編摩褒貶允孚于衆論

文場校閱甄收悉得夫名流挺峻節于波蕩風靡
之時倡正學于聖遠言湮之後經筵進講一誠積
感悟之機學憲育才兩省被陶鎔之化奉常再陟
卿佐累遷當倚任之方隆乃歸休之再乞時論皆
仰其高致朝廷亦鑒其悃誠特晉留都總憲之銜
俾遂故里優閑之志清風邈矣令望燁然慨者舊
之侷凋遺詔而褒美贈爾為禮部尚書謚文
定錫之誥命嗚呼官聯八座位已極於穹階名在
百年榮實踰乎華袞幽靈不昧渥典其承

王可庸父母并妻 勅命

勅曰國家推恩臣下必及其親者所以重本而勸孝
也而何間于存歿哉山東兗州府嶧縣知縣王鼐
父可庸慶鍾厥子而祿養不逮揆其所自宜有顯
褒今特贈為文林郎山東兗州府嶧縣知縣靈其
不昧尚克承之

勅曰朕惟群臣之才者固本于父亦必資母德焉存
有褒榮歿有追贈此有國之通制也山東兗州府
嶧縣知縣王鼐之母汪氏有子能官而不逮養所

惟所自宜錫褒榮茲特贈為孺人尚克承之永賁
幽壤

勅曰夫婦人之大倫故朝廷推恩群臣命必及之山
東兗州府嶧縣知縣王叢妻杜氏克相其夫茲特
封為孺人祇服榮恩永光閨闈

吳道寧父母并妻

勅命

勅曰父之教子期於成名子之孝親志於顯耀肆國
家推恩群臣必有以體其盡孝之心而酬其善教
之功焉爾河南懷慶府溫縣儒學教諭吳維乃雲
南道監察御史道寧之父邑校橫經淑人成子子
今効用卹典宜頒今特贈爾為文林郎雲南道監
察御史冥靈不昧尚克歆承

勅曰爵祿所以勸人臣之忠卹命所以遂人子之孝
此國家令典也爾張氏乃雲南道監察御史吳道
寧之母母儀夙著訓子有成宜賁卹童用旌所自
茲特贈為孺人服此休嘉永光泉壤

勅曰人倫始於夫婦風化本於閨門朝廷褒寵臣下
必及其配者所以示從夫之義彰內助之勤也爾

雲南道監察御史吳道寧妻金氏克敦婦道善相
其夫夫既顯庸禮宜偕貴茲特封為孺人服此茂
恩永光閨闈

吳守中父母并妻 誥命

制曰旌獎賢能乃朝廷之著典顯揚親德亦人子之
至情矧于世宦之良克紹家傳之業肆如褒寵寔
倍常倫爾致仕山西按察司副使吳道寧乃兵部
職方清吏司主事守中之父經術家傳甲科世繼
首居縣令大展民庸臺察進登有振舉憲綱之績

臬司超陟著盪平夷寇之功風烈竦聞薦章交至
方期峻擢遽乞歸閒爰推錫類之仁用舉褒嘉之
典恩惟從厚時豈云多茲特封為中憲大夫山西
按察司副使遠貽林壑之光安享桑榆之樂

制曰子勤將母褒封式體其情妻本從夫品秩亦以
其類此倫理所當崇寔風教所由關旣越常流宜
承殊典爾封孺人金氏乃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
吳守中之母温良慈惠儉朴慎勤恤匱調窮仁不
遺於遠族奉公盡職義克相乎良人賢聲久著于

中閨慈訓篤成乎令子康疆無恙方隆祿養之儀
光顯載新宜示褒榮之寵名因益顯恩豈徒施茲
特加封為恭人諒慈壽之足徵庶家規之永賴

郝縮父母并妻 勅命

勅曰朝廷待士之恩莫重千褒錫人子報親之志莫
切于顯揚顧惟世宦之良克廣家傳之業肆加褒
寵奚間存亡爾故陝西漢中府鳳縣知縣郝潤乃
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縮之父業成胄監官領邑
符莅事勤能政有修明之效存心篤厚民懷綏輯

之仁賢勞久者乎年資勇退遽全乎晚節矧義方
之訓素嚴於家庭致令子之才遂登於甲第即曹
既陟祿養已違爰體孝思用申追卹茲特贈為承
德郎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尚期神爽之昭益迓
寵靈之賁

勅曰母氏劬勞義實兼乎教育朝廷寵數禮特重于
褒封肆緣報本之情誕示追崇之命亦惟有德始
稱厥名爾趙氏乃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郝縮之
母柔惠靜專孝慈動儉出自華族歸于善門秉正

道以相夫功成縣治佐義方以訓子名著即曹顧
鼎釜之養弗逮於生前而綸綍之褒宜頒於身後
用彰遺範永賁幽扃茲特贈為安人庶淑靈之有
知服休光于無斁

勅曰尚書列職惟刑部為特繁司寇屬僚至主事而
極備顧民命之攸重實國脉之所關匪慎選掄訖
堪委任爾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郝綰登名春榜
擢屬秋曹旋歷兩司荐更三載庭無留獄久稱聽
斷之能家有義方克守操持之節賢聲茂者嘉績
告成其在國章可無優寵茲特進爾階承德郎錫
之勅命於戲奉公持法固為士之恒規謹始保終
亦守官之要道尚加密慎以俟登崇欽哉

勅曰人臣有勞于國朝廷必寵其家肆惟伉儷之良
亦被褒封之命典章具在存沒攸同刑部雲南清
吏司主事郝綰妻程氏出自名門孀于儒族柔嘉
惟則淑慎有常禮義相成方著宜家之美瑟琴中
斷竟違偕老之心宜有渥恩以申褒卹茲特贈為
安人懿靈不昧尚克歆承

勅曰婦職專于饋祀名不可虛君寵重于褒封禮無容廢此國家之定制實閨闈之至榮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郝綰繼室許氏禮度祇嚴性資柔婉夙遵姆訓繼配儒流并曰勤勞雖未躬於家食蘋蘩孝敬亦克效于宗祊宜錫褒章用旌賢淑茲特封為安人尚其祇奉益迓寵光

何瑋父母并妻

勅命

勅曰家教之善因子貴而可徵錫命之榮遠親存為尤著况乃詞垣之彥聿當名績之成可無殊恩以旌具慶爾何森乃翰林院編修瑋之父襟度坦夷性資淳朴居鄉樂善素敦長者之風教子明經蚤擅賢科之美顧今鼎貴尤切義方賢勞茂著于詞垣榮養式隆于寵祿肆當大慶宜與推恩茲特封為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茂膺冠服之華益享桑榆之樂

勅曰母有教育之德與父實均君有褒錫之恩惟臣是勸此國家之著典亦人子之至情爾劉氏乃翰林院編修何瑋之母性本慈良行惟勤儉相夫治

內示楷範于家庭教子居官播聲稱于翰院慈齡
未艾祿養無違肆申褒錫之恩庸勵顯揚之志茲
特封為孺人諒天道之有徵服休光于未艾

勅曰翰苑清班一代之文章攸繫編修史職百年之
鑒戒斯存顧責任之甚艱必才行之蕪茂茲惟慎
簡不輕授人爾翰林院編修何瑋鄉榜魁英甲科
高第詞垣績學蚤稱萬選之良史局綉書復擅三
長之美校藝式精于藻鑑檢身克服乎箴規肆當
慶典之行軫念賢勞之績預頒褒寵實出常科茲
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史出于經豈浮
辭之足尚文通乎政庶實用之是資益懋乃庸嗣
膺殊寵欽哉

勅曰婦專饋祀儀刑不字閨門國重褒封寵命必均
于伉儷典章俱在風化所關翰林院編修何瑋妻
周氏毓德柔嘉持身謹飭出自仁賢之族嬪于科
第之英儆戒相成志不違于姆訓儉勤自勵動必
協于家規宜有顯褒以彰賢淑茲特封為孺人尚
敦祇慎之風益迓嘉祥之祉

劉涇父母并妻 勅命

勅曰人臣之能効忠者雖其分則然而朕廣道以治天下未始不體其顯親之心也爾貴州道監察御史劉涇父綱敦朴得于性成信義聞于州里篤生賢子效用明時宜有寵章以報貽穀茲特封爾為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尚克承之光朕休命

勅曰朕惟人臣之立身揚名者多本于父母之賢肆國家推恩之典不容有二亦古之制也爾貴州道監察御史劉涇母何氏慈而能教子用有成今子已貴而爾不延子欲養而爾不待朕言勛勞之素宜深追恤之恩茲特贈為孺人九原有知尚承斯渥

勅曰國家稽古建官特重御史之任蓋將責之酌民言而贊國是貞憲度以肅官常稱之亦甚難矣爾貴州道監察御史劉涇始以進士高等選入中秘讀書既居憲臺堯習治體雖巡歷未廣而建白屢聞實其所言具有容民畜衆之益隨其所至亦多激濁揚清之風三載于斯厥功懋焉慈特授爾階

為文林郎錫之勅命爾尚無撓于勢無救于情辨
忠邪之分條軍國之要無舉細故以塞責無摘小
疵以眩明益勵忠貞之節以輔朕明作之治欽哉
勅曰國家錫命人臣妻必與焉豈惟重人倫之始亦
以有相成之義不可忘耳爾貴州道監察御史劉
涇妻戈氏夙夜敬戒克相其夫使夫學則擅文行
之長仕則著清慎之譽是可嘉已茲以夫成績特
封爾為孺人高服訓辭益敦閭範

何永慶父母并妻 誥命

制曰朕纂承先業思弘繼述迺錫類臣工俾咸遂厥
顯親之願冀以廣孝思于不匱焉耳爾何朝玉乃
通政使司右叅議永慶之父寬裕能容剛介有守
砥名礪行見重于鄉悅禮敦詩克昌厥後播休聲
于九列徵善教于一經宜有追褒彰予大賚茲特
贈爾為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叅議渙布漏泉之
澤永增禰廟之光

制曰人子之能立身行道以終顯揚之孝者匪獨其
父教嚴也迺其母亦必有慈訓焉是以恩貶之典

內照志 卷之四
三
必併及之爾王氏乃通政使司右叅議何永慶之
母柔順含章節儉為寶治內式章夫壺範教子克
戒夫令名屬祿養之方隆及慈齡之未艾眷惟榮
壽良用褒嘉特封爾為太宜人茂被明恩永綏介
福

制曰國家設通政使司典天下章奏及百司案牘以
進御而分布之蓋兼前代進奏院銀臺司之職至
特與六曹併列為大卿則秩叙視昔為隆重矣故
常妙棟才哲以充是任而矧朕嗣服之始茲爾通
政使司右叅議何永慶發身賢科試政巖邑具通
敏之才識有精明之治功遂晉陟于卽曹乃益習
于國典茲予初膺纂大之命思弘維新之圖雖百
工咸籍于得人而庶政允期于詳慎是用拔爾于
韜鈴之署寘爾于喉舌之司資朝夕之恪共冀出
納之惟允方以登極覃恩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
之誥命嗚呼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憂樂利病得
以悉徹朕聰者唯爾是賴百工庶務所以糾檢違
失督發淹緩以頒布中外則亦唯爾是司爾尚克

暨厥心勿替朕之休命哉

制曰夫婦有齊體之義是以國家之推恩也亦有從爵之典蓋雖緣定制而實因義以起禮耳爾通政使司右叅議何永慶妻趙氏夙閑壺範作嬪吉人溫且惠以淑其身順以巽而主中饋肆爾夫得以宣勞邦國罔有內顧者其得于室家之助多矣茲特封爾為宜人尚膺冠帔之榮益謹衿鞶之訓

蕭守身父母并妻 誥命

制曰朕聞粟材弗試者必駿發于後人以昌其緒業此上天佑善之公而朝廷勸功之典不容已也爾贈承德郎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蕭鸞乃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守身之父以韜鈴之胄克敦詩書以國學之英厄于仕進齎志以殞託于嗣人迨茲顯融益徵義訓茲用加贈爾為奉政大夫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尚克歆承用光冥漠

制曰無母何恃人子銜恤之私也國家數錫群臣隨其秩位所進而馳贈之典不少靳焉非體其孝慕之情乎爾贈安人何氏乃戶部清吏司郎中蕭守身

之毋毓秀名宗揚徽中閫厥胤是迪愛不忘勞雖
祿養之已違宜褒恩之游錫茲用加贈爾為宜人
丕承滋至之麻用慰無涯之慕

制曰朕建儲嗣以安宗廟惟是無疆之慶嘉與在廷
諸臣共之司徒庶僚各率其職以贊邦計褒嘉之
恩奚宜後也爾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蕭守身志
行端純才資敏茂往以治邑有效簡陟民曹積著
勞能晉長郎署而爾益祗乃叙克業其官使邦賦
有俾軍興不乏朕尤嘉之茲以覃恩愛爾皆奉收

大夫錫之誥命夫錢穀大計惟司農諸大夫與共
其憂朕踐祚之初亦既有訓迪于爾矣祗服朕言
以酬簡寄其母曠爾之官守哉

制曰家有賢淑之配則國有忠良之臣道固相成也
旌勞之典不及于中閨豈所以示勸哉爾戶部山
西清吏司郎中蕭守身妻贈安人婁氏夙閑孝敬
克秉儉勤爰相爾夫親民著績夫有顯陟爾則中
捐良可憫已是用加贈爾為宜人沒也有知歆此

異渥

制曰國家錫命臣工而不遺于繼室者固以重宗祀之奉亦以明從爵之義也爾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蕭守身繼室封安人周氏柔嘉成性順正提身克紹前徽以持內政爾夫服官陳力蔚為望郎爾寔佐之是用加封爾為宜人祇荷廷綸益敦壺範甯策父母拜妻 誥命

制曰凡官為師儒而著有育材之效則其家庭之訓豈不豫哉肆有褒崇之恩以昭燕詒之善爾原任山西寧鄉縣儒學訓導甯尚義乃原任直隸真定府冀州知州策之父明經修行振鐸膠庠抱義履仁著稱邦族乃式轂爾子克暢官評治郡循良本爾遺訓是用贈爾為奉直大夫直隸真定府冀州知州於赫寵靈光於幽壤

制曰母氏劬勞厥德孔厚而燕喜之慶尤士君子之所樂也尊崇之典寧可後哉爾劉氏乃原任直隸直定府冀州知州甯策之母躬有純德作配儒流勤儉是將慈嚴並著爾子宣勞州政休有令聞矇此母儀宜承國寵是用封爾為太宜人尚服恩褒

永綏祿養

制曰州有長吏民之所庇也朕深詔所司慎簡其人
以任厥職而矧畿輔近地治化所先者乎爾原任
直隸直定府冀州知州甯策擢自鄉書再領巖邑
治理有效遂縮州符乃奉職益勤持行彌潔監司
稱爾循吏者屢矣茲以覃恩特授爾階奉直大夫
錫之誥命今吏道率任法令簿書文具而已稽之
實效則踈朕甚病焉爾能其官膺此殊渥尚堅初
志以樹遠猷毋怠于成則有崇陟欽哉

制曰國家褒叙臣工逮其家室不以存沒間者所以
正齊體之倫明勸忠之義也爾原任直隸真定府
冀州知州甯策妻趙氏夙稟令儀穆宣壺政克相
夫子績學成名夫既登庸爾則永逝良可愍惻是
用贈爾為宜人祇服新恩用章往懿

制曰雞鳴戒夕夫婦之所以相成也人臣克勤其官
而罔恤其私非得良配孰與共此爾原任直隸真
定府冀州知州甯策繼室何氏毓秀德門嬪於搢
士克修內政以贊官箴可謂賢已是用封爾為宜

人式承冠帔之榮益勵蘋繁之職

甯笏拜妻

誥命

笏兄甯策以知州贈其父母例不重褒

制曰國家廣置郡縣之吏以惠養元元而於衝劇之區則又有州牧以上承下率使德意宣暢民萌乂安自非雋良曷稱茲選爾陝西西安府商州知州甯笏才優盤錯志飭廉隅奮跡鄉閭宣猷邑宰稽其令望陟典方州乃能愷悌宜民勤敏集事可謂祇厥官已茲以奏最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夫璽書褒績屏風疏名自古逮今皆稱榮邁爾其益圖奮勉嗣有崇庸欽哉

制曰夫士績學服官所賴于閨闈之助者不少矣故禮有從爵之褒載在令甲奚間存亡爾陝西西安府商州知州甯笏妻郭氏夙以女士歸于哲人匡佐方殷顯榮勿逮嘉往勸宜被新恩是用贈爾為宜人黃壚闡耀彤管流芳

制曰人臣奉職循理靡顧其私雖所自樹亦藉內襄之賢朝廷䟽恩繼室豈非義乎爾陝西西安府商州知州甯笏繼室荆氏夙秉令德克嗣前芬爾夫

奏績循良徵爾雞鳴儆戒是用封爾為宜人翟第
增輝蘋繁益勵

王明汲父母并妻 誥命

制曰傳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朕覃恩廷寀而逮其
親其以廣孝勸忠義至備矣爾贈奉直大夫順天
府薊州知州王岳乃工部屯田清吏司員外郎明
汲之父坦夷成性孝友立身敦純德于家庭播芳
聲于閭里啓爾嗣摅踐乃攸司義方之訓有徵而
錫類之恩宜渥是用贈爾奉直大夫工部屯田清
吏司員外郎明命有赫幽壤增光

制曰世之賢母有劬勞于子而弗享其成此人情所
甚戚也非有追錫之仁而曷以伸罔極之慕乎爾
贈宜人遠氏乃工部屯田清吏司員外郎王明汲
之母孝敬禔身儉勤裕後訓育爾子學古而官中
外歷楊賢聲聲著爾慈範為有光矣是用仍贈爾
為宜人歆此寵光永昌胤祚

制曰朕紹麻五位覃恩百辟方軫念舊勞共熙新政
而爾冬官司田諸臣屬任惟艱朕安獨忘褒叙之

典哉爾工部屯田清吏司員外王明汲性資直誠
器識疑遠蔚以經術薦自鄉書宰邑流徽茂著循
良之譽領州奏最雅聞廉幹之風乃加郡秩旋陟
今官簡自先朝貽于朕服宜均恩賚以示旌酬
用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嗚呼朕于服御器
用非有爾經畫之勞亦以全予恭儉之德豈不休
與

制曰禮稱助奠詩歌采蘋內德之有裨于士行尚矣
疏榮偕及豈非義哉爾工部屯田清吏司員外郎
王明汲妻封宜人李氏女師稟訓夫族稱賢旣推
內輔之能頗蘊中閨之德爾夫宣勞內外並譽廉
能爾敬助之益有焉是用仍封爾為宜人祗膺申
命益篤初忱

韓三接父母并妻 誥命

制曰夫體國之忠揚親之孝皆臣子所自效也朝廷
敷恩臣庶榮逮其先謂非教孝勸忠之令典哉爾
贈奉政大夫陝西鞏昌府同知韓斌乃戶部廣東
清吏司員外郎三接之父稟性端方宅心和厚悖

善良以範俗崇詩禮以教家有子亢宗足酬貽穀
雖祿養不逮而華問如存是用贈爾為奉直大夫

戶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於赫龍章光昭燕翼

制曰詩詠樛木繼以螽斯言君子嘉配廣逮下之恩

而後嗣續以昌也爾贈宜人周氏乃戶部廣東清

吏司員外郎韓三接之嫡母蚤以淑媛歸於名宗

宜家有勤儉之風鞠子溥均一之愛蓋無忝詩人

之詠已是用仍贈爾為宜人歆服綵綸再光泉壤

制曰人臣念生我之恩篤顯親之義靡不欲徼國榮

寵以答劬勞朕每體其情而申錫之爾贈宜人南

氏乃戶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韓三接之生母秉

德坤貞持躬巽順相夫克敦乎儆戒訓子每贊乎

義方婦德母儀爾其兼之已茲仍贈爾為宜人懿

靈有知歆承無歎

制曰地曹司邦計之重往往以更民事者處之為其

閱歷多而諳練熟也爾戶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

韓三接才稱國器名起鄉閭初畀邑符載遷郡貳

循良邑譽敏達著聲薦牘屢騰爰擢民省而爾恪

勤匪懈均節惟周朕甚嘉之茲以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國家取士恒始於治民異時士不習民事而遽履華要鮮克勝之爾之更踐外僚能裕乃施矣其益殫忠猷副予訓命欽哉

制曰士以才效於時亦賴室人之賢紓其內顧此齊體相成之義也爾戶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韓三接妻封宜人張氏夙秉女貞懋持閭範克贊夫子為予良臣賢足徵已茲仍封爾為宜人象服孔華

鴻恩未艾

楊初東父母拜妻

勅命

勅曰提德法以御民國資郡理授詩書而興嗣家賴庭傳肆譽命必推及之所以示勸也爾壽官楊進乃山東兗州府推官初東之父質樸隱人端莊君子博窺郡籍人高懷玉之風指授一經家啓亢宗之振聽訟而鴻猷茂著推賢則燕翼彌先是用贈爾為文林郎山東兗州府推官不闡幽光洵需寵渥

勅曰刑官平徃獄之寃多由慈訓淑媛篤熊丸之愛

式啓雋才恩綸並逮宜矣爾唐氏乃山東兗州府
推官楊初東之母環珮雍雍宮筐肅肅事庭闈而
孝謹疾輒籲天司閨閫而勤勞工無輟日旣成家
政爰啓嗣賢瞻茲東土之平反允藉北堂之訓誠
是用贈爾為孺人祇承綸綍永慰栝捲

勅曰獄重事也今郡設理而鷙悍者深文巽慝者軌
法朕安取此其能讞疑察枉者特下璽書旌異焉
爾山東兗州府推官楊初東性資雅飭才諳優長
蔚起鄉倫光司郡憲繫修以風庶戢平恕而雪幽
冤揚于薦疏者屢矣茲滿秩特授爾階文林郎錫
之勅命夫東土舊邦宣尼之遺化在焉其俗雅尚
禮義重廉耻而邇者亦漸不馴矣爾尚敬忌哀矜
無負道德齊禮之訓朕將有休臯于爾欽哉

勅曰朕閱漢史有慮囚而其妻執燭相向惟恐濫一
人者今吾理官之室何渠無此乎爾山東兗州府
推官楊初東妻宋氏毓德名家作速哲士孝共脩
職弘多主饋之勞仁恕獻規克贊明刑之績俾益
脩乎燕傲宜載寵以龍章是用封爾為孺人初受

六珈之服永遵四德之箴

高世芳父母并妻 誥命

制曰士有輸忠未竟則退而教子以償其願若是者天必佑之國家褒崇之典其得私耶爾原任順天府寶坻縣主簿高梧乃山東兗州府曹州知州世芳之父勤勞在職惠愛在民未究厥施居然有子今世芳以考績最實爾清白之餘規義方之明驗也是用封爾為奉政大夫如子官昭茲若券之償

介彼如川之社

制曰母有令子而不待其養為之子者能無劬勞之思此古人所以廢蓼莪也爾何氏乃山東兗州府曹州知州高世芳之母荆簪主饋機杼宣勞有子而才足彰慈懿雖違祿養宜錫褒綸茲特贈爾為宜人尚慰徃靈彌昌來祚

制曰繼母恩均教育匪直與父齊體已也肆國家褒崇之典必並及焉爾朱氏乃山東兗州府曹州知州高世芳之繼母克閑內範允嗣前徽爾子仕學有聲繫爾之訓茲特封爾為宜人昭茲燕喜貴以

龍章

制曰頻年苦旱民饑無以自存朕甚思得州郡賢長吏與之共治古人有言民赤子也長吏乳保也今果有稱乳保之職者乎爾山東兗州府曹州知州高世芳發策甲科分符曹土克之西豫之東正饑饉流隸之區而爾長治三載賢聲上聞此必有愛民之誠心救民之實政而無媿乳保者已朕今授爾階奉直大夫下璽書褒爾以風勵有位於戲政平訟理民罔愁嘆則不干和風雨節而寒暑時茲乃朕惓惓共治之意爾其懋哉

制曰朝廷課錄臣勞追榮厥配所以重倫教嘉始助也爾山東兗州府曹州知州高世芳妻張氏夙秉女貞克閑婦道相夫有泚不迨顯榮良可憫已茲贈爾為宜人懿靈有知歆承無斃

制曰夫有服官之效則妻有從爵之榮國之彝章不以先後而有間也爾山東兗州府曹州知州高世芳繼室朱氏柔嘉維則敬戒無違克嗣前徽以襄內政爾夫著聲良牧爾寔助之是用封爾為宜人

祇服廷綸益敦壺範

王三益父母并妻 勅命

勅曰朕普錫明恩弘敷孝理爰俾服采之士咸遂顯親之思甚盛典也爾王獻乃直隸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三益之父業探墳典名徹辟雍雖懷瑾以終身幸策名之有子官常丕振義訓足徵茲勅爾為文林郎直隸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初命 敬榮重泉永賁

力曰將母有儀而錄養不逮其人青斤深惡也匪晉國恩何以慰劬勞之報哉爾葉氏乃直隸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王三益之母秉德柔嘉禔躬雍肅篤生楛嗣良令蜚聲式表徽音宜敷慶典茲贈爾為孺人機杼酌勞栝棧慰感

勅曰朕軫念元元咸俾樂利乃上宣主澤下邕民生惟長吏是賴非廉明仁厚之士不易居也爾直隸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王三益擢俊明經策官壯邑持躬廉恪蒞事敏明胥畏民懷政平訟理茲如恩詔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漢稱循吏多

在畿輔之間以王化所首善也企仰風猷其則不遠尚思紹媾以永終譽欽哉

勅曰朝廷錫命臣寮爰及厥配不以既歿而遺蓋憫其弗終嘉其徃勩恩至渥已爾直隸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王三益妻張氏夙嫻姆訓作儷士英順正持躬儉勤治壺佐夫力學弗逮顯榮良可惻已茲贈爾為孺人服此明綸光于幽室

勅曰士有壹意業官不遑內顧必有淑媛相與後先之故朝廷敷慶臣工則並及伉儷焉爾直隸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王三益繼妻楊氏淑慧性成孝慈躬備穆脩壺政翼贊官常睠奉職之良賴宜家之助茲封爾為孺人冠帔承華馨蘋彌恪

均糧疏

王德明 直隸清苑人 本府知府

河南懷慶府知府臣王德明謹奏極多蝗蝻喫毀

將成田禾乞恩蠲免秋糧以蘇殘民事 云再照河南

一省七府一州計地則懷慶狹于各府計稅則各府

輕於懷慶如開封府四十二州縣夏秋起存錢糧共

柒拾柒萬玖千玖百捌拾石有零河南府十四州縣

夏秋起存錢糧共肆拾萬壹千叁百陸拾捌石南

陽府十三州縣夏秋起存錢糧共壹拾壹萬肆千伍

百陸石有零汝寧府十四州縣夏秋起存錢糧共壹

拾貳萬壹千柒百捌拾捌石有零衛輝府六縣夏秋起存錢糧共壹拾肆萬伍千柒百肆拾玖石有零彰德府七州縣夏秋起存錢糧共貳拾伍萬壹千玖百伍拾捌石有零汝州四縣夏秋起存錢糧共壹拾肆萬柒千捌百叁拾壹石有零懷慶府六縣夏秋起存錢糧共叁拾叁萬陸百貳拾貳石有零因府計縣因縣計里因里計稅懷慶之與各府其地之廣狹稅之輕重不辨自明雖當大有之秋一夫必貢寸土不遺猶不足以完該年之稅况值此荒歉相繼之歲驅此

溝壑所餘之民以完貳拾肆萬有餘秋稅臣雖至愚

亦知不可也伏望 皇上憐此殘民重此中土 勅

下戶部再加察訪如臣言不謬將該年秋稅暫且停

徵其自来偏重錢糧轉行撫按及二司再行查勘如

懷慶之與各府果係地狹稅重通融洒派俾積年不

平之事自此而平可也若曰遵行既久久則難變此

遷就固陋之云豈可與更化而善治也哉必不得已

將七府各倉輕糧儘派本府本府各倉重糧儘攤各

府庶稅可少輕而民可少愒然終不若均之之為愈

也臣德明冒死上言不勝戰栗待罪之至

均糧疏

紀誠直隸文安人本府知府

河南懷慶府知府臣紀誠謹 奏為地糧偏重艱乞

通融以一稅法以蘓疲黎以光 聖治事 陛下憫

惓無非以周天下之利弊而興革之甚盛心也然政

在宜民法貴通變使不審弊酌宜而徒沿迹以速通

焉其何以仰體 陛下勵精圖治之萬一也哉臣備

員守職待罪應朝例得據見聞直言利弊臣不敢妄

越特以事關民瘼之大者敬為 陛下陳之思惟國

祗定賦止據一時土地之荒熟起科初未嘗有所厚

薄於其間也彼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先俱遭兵

其時地荒故其糧頗少獨懷慶一府向未蒙亂比其

地方熟故其糧頗多糧之多少不過以地之多寡為

率苟如此其地如此其糧雖至今行之亦何有不可

者但年久勢異而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如西華縣

志洪武二十四年在冊地止壹千玖百玖拾肆頃有

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地壹萬玖千柒百柒拾頃有奇

永城縣原地壹千伍百叁拾頃有奇至嘉靖十一年

新文出貳萬陸千陸百壹拾玖頃有奇在二縣如此
在他縣可知是土地實增倍於其舊則糧宜增而不
增而顧以其糧分洒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於懷
慶北枕行山南環黃河中流丹沁年年衝壓則膏腴
變為鹹荒者不下百拾餘頃又且有封藩各墳址之
開占是以糧有包空之說而人之逃者相繼先河內
縣原編戶壹百貳拾餘里今併為捌拾叁里修武縣
原編戶陸拾里今併為貳拾玖里凡他縣亦皆類是
人逃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其舊夫糧宜咸而不或
而復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無怪乎懷慶之民
日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臣奉命守茲土入其
境見其民心竊恫焉隨據河內等六縣民楊光張相
等連名告乞俯念地糧偏累曲賜多方均減以延餘
民等事因詢其故乃查河南總賦文冊懷慶一府共
地肆萬貳千捌百捌拾玖頃該糧叁拾叁萬陸百貳
拾石如歸德府柒萬肆百餘頃止徵糧陸萬柒千陸
百柒拾餘石計其地懷慶不及開封等各府十之一
二而其糧多不止於十數倍况懷慶之地每貳百肆

拾步為畝每畝徵糧壹斗少亦不下捌升伍合其他各府之地每肆百捌拾步為畝每畝徵糧貳叁合多不過壹升甚者有數畝之地而無一撮之糧以一役之微而免數畝之稅是懷慶一畝之地足當各府三四十畝之稅懷慶不免有徵賦包賠之苦而在各府乃得以恣飛詭影射之奸于此使不有以通融之則苦樂不均而懷慶偏重之累將何時已乎伏望 陛下俯察臣言勅令戶部吊查黃冊與河南總會文冊一一對閱各府原地若干原糧若干今增地若干該糧若干復查懷慶是否衝壓有無開占該餘若干公視八府為一體惟計畝均糧可增則增可減則減當統一之日立畫一之法則在在皆得以蒙其均平之澤也若開封等各府猶堅忍偏護不肯一體通融必不得已姑先調停如糧數雖同而起運存留有輕重之互異起運雖同而本色折色有省費之不倫卽于派糧之日酌量輕重定為規則將本府准改存留糧七分起運糧三分筭每地一畝仍改重糧二升三合四勺輕糧五升四合陸勺較之他府雖猶重數倍比

之往年則畧輕二升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若小灘兌軍比之別項起運錢糧又為獨重或將此項重糧通行除免或量免一半另改起運折色錢糧以充其數夫兌軍改而為折色則本色之費用可輕起運改而為存留則輸納之艱勞可免雖不能通融均洒于一省之中而救偏補弊亦得以減重從輕于一省之內予遺之民有更生之望而守土待罪之官亦得以勉修職業也惟 陛下留神臣愚幸甚生民幸甚為此除具本外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均糧移稿

楊世鳳

山東臨清人
本縣知縣

懷慶府河內縣為補偏救弊通變宜民懇乞俯從以蘇困敝以息逃亡事准本縣知縣楊世鳳關照得卑職自嘉靖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任以來雖勤撫字兼事催科但錢糧重多倉口浩繁少緩則拖欠難完太急則逃亡立見日夜不寧措置無策查得河內一縣錢糧每年夏秋起存共九萬九千九百二十二石有零及查南陽一府所屬十三州縣夏秋糧止一

十一萬四千五百六石汝寧一府所屬十四州縣夏
 秋糧止一十二萬七百八十八石計地則二府多於
 一縣計糧則一縣同於二府况河內之地雖有水田
 不過城北一隅西有太行山坡荆棘叢生沙石相半
 旱則日晒禾焦澇則土去石存東有丹沁二河年年
 泛漲將起科田地每被湮沒其餘地土亦同他郡而
 錢糧獨重於槩省所以小民節年拖欠縣官屢被催
 提以致截數解納滋弊多端即今錢糧緊急欲追往
 年逋賦而見徵者難完欲完今歲見徵而逋負者又

欠催徵日急逃亡日衆卑職今已甘心住俸極力招
 撫思欲調停以甦民困但丈地均糧恐擾乎地方哀
 多益寡又變乎 國額以後本司洒派錢糧合無令
 糧多之郡移其輕者使辦之則其數不減于昔而納
 之為易舉於糧少之郡移其重者使辦之則其數不
 增于昔而納之亦易勝庶錢糧可以早完而地方不
 至偏累矣緣係錢糧重大卑職不敢擅便今將前項
 緣由理合具申伏乞 照詳明示施行須至申者

均糧議

怡愉
陝西涇陽人
 本府推官

中州地糧惟河北最重河北惟懷屬為甚重而尤莫甚於河內如歸德一府共地七萬餘頃徵糧止六萬餘石河內一縣共地一萬餘頃徵糧至九萬餘石以一縣較一府地少六萬餘頃而糧多三萬餘石相去已遠甚且河南之地以四百八十步為一畝河北之地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以此相較則相去又不啻天淵矣河內八十三里惟萬北利下一帶地傍有水渠果木竹園藥物肥茂可觀然此特十之一耳其餘若清下寬平諸鄉一望寥廓有砂者鹹者瘠者山石磊磊頃不抵畝者下地之糧且與河南上地等則奚啻乎富者貧而貧者逃也卷查自洪武以來未有一歲全完豈有司皆拙於催科亦其勢無可柰何耳如巨盈庫麥銀四千七百九十餘兩又拋荒銀五千七百九十餘兩二項皆係本司作為補祿之用萬曆二十年以前雖有坐派實不催徵民間率以為常而近來急如星火此兩項且在京邊之上鞭朴日煩苦楚日甚而縣官之懲罰將歲歲不可免矣嗟乎先王有分土無分民自府縣視之不免爾我自院司視之則

河南河北皆一家赤子耳父母生二子一人享臙脆一人嚼糟糠即初時分業各定亦須委曲調停而為民父母柰何不以愛子之心推之耶夫以額設地糧而歆洒之別處則是以隣國為壑不惟難於任怨且難於息爭此係重大誠非一人一時所能卒定姑就其易寬者而寬之可乎如近年額外加徵有 潞府長史等官柴薪銀四百六十餘兩又軍校銀四百五十餘兩派令懷屬協濟不知懷慶亦有 鄭府誰其濟之如曰 潞府新封與別府不同衛地苦累不能

獨支則歸德河南無藩封之處獨不可協濟乎彼中若增鴻毛而此間如釋丘山矣又如免糧最稱賠苦大戶大半傾家每歲僉報如投虎穴合無特 奏于糧重疲邑准令永為改折即不然而減折一半又不然而隔歲一折於公家毫無所損而小民若獲更生矣其他若上司公費河夫驛傳等項稍稍改易減裁至若縣官考滿之例與積穀之額宜比別處少寬似亦不嫌於更張者易云窮則變變則通而大學論乎天下但曰絜矩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已耳若坐視

其窮不一稍破拘攣使輕重苦樂懸絕若彼則均平之義謂何問之父老俱稱懷慶景象漸覺蕭條不知後來更何如此不容不亟為酌處者

上趙方伯均糧書

劉涇 懷慶人

涇懷慶人習知河內重糧困苦百姓既有年矣如南陽府十三州縣共地七萬八千頃糧止十一萬四千石汝寧府十四州縣共地七萬頃糧止十二萬一千石河內一縣地止一萬頃糧徵十萬八千石其輕重可知矣緣此河內每歲徵糧民多達死糧終難完無

足怪者譬之父母受諸子奉侍伯叔各子輪養獨責季子之孫令其齊等而又加數倍以足之父母之心不如是之偏也今之父母斯民者為民立命豈其智反不及此耶良由因循循慮民告爭恒以舊規二字諉之耳此地方所以苦益苦樂益樂竟不能以平均也或者每以版籍已定難之殊不知版籍有定倉口則無定也糧之本析起存則無定也于此誠加之意易換倉口于各府之輕糧多派以京邊起運于河內之重糧多派以布草存留則各府不至于太省河

河內縣志卷之四
內不至于偏累一轉移間而均平之道得矣夫何均
糧之不可行耶大學有絜矩之文大易有裒多益寡
稱物平施之象惟明公留神省覽俯賜施行則地
方幸甚

○紫芝堂記

鄭道興

福建惠安人
本府同知

堂以紫芝名名所志也其志何志祖德之馨香而非
以紫芝也盖古之君子託物喻意比類興思則有若
椿若萱名堂以祝親矣若桂若蘭名堂以禱後矣居
則采菡萏以怡心出則坐紫微以敷政江離山芷池
蓮窓草可佩可悅皆可名堂乃紫芝也者出枯腐之
餘暢玄氣之精丹章緝理燁燁英英其生無根其兆
有禎是與麒麟鳳凰甘露醴泉同一希覲之瑞也賔
吾王君之名堂也不于彼而于此得無謂麒麟名閣

鳳凰名臺甘泉名宮於義有之則紫芝以名吾堂奚而不可然而非王君意也君豈謂紫芝也者祥同麒麟彩同鳳凰神同甘露醴泉而志之乎君盖有極慕遐思焉君之言曰國初始祖諱履者為儒士洪武二年禮部咨河南中書行省則以履查勘本郡帝王陵寢盖逸而有行誼云性至孝居親喪哀毀踰禮既葬廬於墓哭奠不衰墓去居舍邇終三年家人莫得覲其面此其孝心純篤即鄉之丁郭二孝躅可齊芳夫是以天鑒其誠地效其靈隆冬芝生于墓巔有司核以聞天子褒嘉旌其門曰孝子仍給冠帶焜燿之由始祖迄用小子八葉矣用懼先美不彰久之而湮也故以紫芝名堂用豈為芝哉誠欲衍其香於勿替幸為志之余聞而嗟嗟異焉夫仁率親義率祖非人情乎然人情顧其椽棟田園則戚然曰此我祖之所遺也顧其几筵裳衣則愀然愴然曰我祖之所憑而襲也至于祖之休媿則問之而不知知而不能揚者有之矣有如王君之闡幽勒懿于以志慕志思寧非懷仁懷義而為孝子慈孫之法程乎余既嗟嗟乎

異則又脉脉乎感王君之言曰世澤遠矣豐本茂枝雖未有奮身于科第者然書香繩繩泮壁蜚聲由明經起家為丞尉博士者代不乏人則之行之乎至于先君翩翩藝林庶幾生色矣然竟以蚤背齋志傷我痛也蓋余讀其易箒一律以經綸事業囑遺孤則王君之為國香先人蓋前燭之矣吾聞之瓜瓞綿綿如微終昌豐苞之貽卜世滋長積之厚者發之光世未有蕃衍駢茂之休而得之旦夕者王君需之天所福人必承人所迪天必相君之存心在駿惠光昭之間

而又瓊琚厥詞足以華身華國則人瑞也孝子之芝未萎矣昔王晉公手植三槐于庭曰後必有為三公者已而魏國文正公果登台鼎以三槐名堂蘇文忠公為之記也則曰天果可必噫嘻天果可必則三槐君家舊物也當君之身紫芝之祥當奏之天子而薦郊廟矣孰謂紫芝堂與三槐堂異稱君母遜曰系匪太原也而勞清夢于右軍已乎

川月亭記

何永慶 懷慶人

環懷之北有沁水焉直北之要津也性衝擊無定南

北極目平沙兩岬遼渺橫漠每秋夏之交雨濤疊拜
洋潏流澌足稱巨川枕川而南有亭曰川月亭蓋取
臨流碧映兔魄搖光之義士大夫之郊行勞問祖帳
青驪歌詠迭酬皆斯乎寓故其基棟獨盛足供翫賞
而其堂曰借寇當時子翼君翩翩父老叩輦求庇者
猶可避思於堂之後為臺瞰川而起若樓臨沼太行
西來群峰供秀引手可招浮觴揚琴衆山皆響晴空
入夜弄影澄波孤村遠照萬籟闕寂盖川月之極觀
備矣含臺而西虛亭一楹據列樹之中榜曰冰壺通

津即今太守所榜也冰壺以字月通津以字川而規
模潔緻幽蔭繁香激水東來曲之遶亭入于前池池
巧細有橋踈檻可凭荷芬可嗅雨時滴瀝作琳瑯聲
壺榼坐地可十數人雅歌更唱幽禽窺人忘其為郊
野山林矣橋兩旁有二祠東為四賢祀宋陳氏四中
書君西為遺愛祀明太守前蘄水朱公五公官皆
有聲並祠之亦借寇之遺也歲月浸多風雨摧蠹蝨
所云侈勝極觀者幾於頽滅而今太守棗強江公
來則飭而更新之時偕其寮登眺舒嘯不佞亦得而

寓目焉夫不佞自歸休雅僻山水乃一至輒嘆以為
勝地逢人何幸然而人勝於地則名亦因地而勝公
知之乎叔子峴山廩樓明月彼豈有意於規規立身
後名而名卒歸之者惟其留心民瘼寄情山水有古
炎祥之察遊豫之觀云自遊豫黜而衡石興服官者
率避覽勝之說一切罷謝名園勝槩或後而斥堠之
也公既賑窮起廢不憚辛勞而又出其餘以全勝賞
使前人有作不至蕩滅名賢神棲賴以光永蓋振刷
與崇報兼焉者也他日者數堂於寇必之公數祠於
陳於朱者亦必之公即百年而後襄陽浹石武昌姮
樓俯有川而仰有月有不歌延澤而詠清輝哉則信
乎亭之勝得公而公之勝得亭矣予不佞竊自附於
航勝逸民故紀其勝而銘公之績于石焉公諱學詩
號津臺而其寮友則司馬為鄭諱道興別駕為孫諱
汝正司理為怡諱愉一時聞人二難四美皆因而列
之并勤事者司獄張克勤云

太守朱公生祠碑記

蕭守身

懷慶人

余讀左氏傳見孫叔豹論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

有此一者則鏗錡當年彪赫來禳人之慕而思者不
衰矧我太守朱公兼有之乎始公以大司徒尚書郎
出守吾郡蓋萬曆辛巳之孟夏也蒞任三載有奇政
平訟理民受其賜績上天官考最榮擢可待偶爾丁
內艱忝時甲申仲夏也懷父老子弟借寇無由莫不
攀轅臥轍連絡百里外號泣悲鳴如嬰兒啼索於慈
母公亦依依不忍別然而弗可留也明年乙酉懷人
思公不置迺謀於余曰朱府君惠我民甚渥已郡城
北郭寇公祠右公常游憇問耕之所請建公生祠朝

夕祝事庶伸我感德之私蕭大夫為我記之守身曰
噫嘻今天下牧民者多矣望於未任之先感以耳非
心也悅於方任之際有為而為非誠也公公矣諸父
老有是舉夫豈私於公哉蓋不朽之業感之者深而
慕之者至耳往公初入懷時會大旱民皇皇如焦公
貶服斷鮮虔誠祈禱摘文以告於神天即雨嗣是屢
禱屢應歲用以豐即桑林之效不速於此矣覃懷科
第麟角耳公以振世名賢為之楷範又加意振作捐
俸金以資士日有程月有試聯師儒以督文會惠訓

不倦且移檄以激勵之者勤勤惓惓真是鼓急而立
懦以故策名桂籍擢巍南宮者眎昔倍富而含滋化
雨激昂青雲者又彬彬然有待而發也士習文風煥
然烏奕即化蜀之功不美於此矣郡政方有心水民
病徒涉每歲務閑時為梁以通往來費且不貲兼瓜
六邑其徵收需索之弊往往浮於正額公心獨惻然
曰仁為以不得已役而浚吾民膏脂為也乃請以兌
米之扣留克橋之費即定為剝勒石以垂永久民於
是蒙恣外之仁賴以息肩即徒扛輿梁之政不加於
此矣訟獄蝟蚋立剖曲直片紙不罰六邑以輸解至
者坐而頃刻遣去曾無纖毫額外之費官校暨各驛
遍領俸給餼廩著人人沾實惠焉口佛歡祝厥聲載
道即一錢之介不嚴於此矣至其固堤防以捍民患
出穀粟以調民饑免災傷以甦民困撫流移以復民
業旌貞孝以勵風化施藥餌以卹夭札鋤豪右以安
善柔巖左右以祛奸弊政暇即觀風六邑於民之疾
苦俗之刁良播為詩章以化導之大都公忠孝廉明
出自天性愛士民真如赤子美意良法漸被吾懷者

難以悉舉史遷所傳循良方斯不啻也茲非其德其
功其言可以繫人心之思者乎夫民心至愚而神惟
仁可以結之昔召南國非古今所稱聖牧耶其崇且
思之況其人乎易曰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書曰民
罔常懷懷於有仁蓋風草之勢不戒自孚者故上以
仁惠下施之政教而不泯者在人心下以祠思德勗
之一時而不朽者在億萬世余於是不徒羨公之真
愛實政而因喜吾懷之人樂有所感又不徒慕公之
德政益深於既往而尤望繼公者之允若於將來也
諸父老其謂何如公諱期至字子得別號肖桂湖廣
蘄水縣人登甲戌進士太翁以名進士官方伯父子
濟美功德及人廣矣哉今公且居家讀禮而海內霖
雨之望殷殷切也行見督撫兩河柄用台鼎以福吾
懷者推而福天下則感德以思公者獨吾懷已耶於
是諸父老子弟咸頓首誦曰行山蒼蒼沁水洋洋懷
德思仁永弗能忘何以願公後嗣克昌請以公言勒
之貞珉樹之祠下以誌永思俾朝使者過於斯拜其
祠讀其文想見其人必將曰我明之寇公也傳循良

者採焉盛而傳矣余不文無以闡公之萬一因以與諸父老子弟語者次第述而記之

太守朱公司理劉公去思碑記

吳國

懷慶衛百戶任都督

懷郡太守蘄水朱公司理蘄州劉公同鄉同志名著海內及為僚友又同心為民凡有利弊相與興祛不三年郡大治士民相慶一時得兩良吏云甲申夏五月太守丁內艱訃至以制去懷士民攀留塞路泣送不忍別無何劉公擢南都廷尉時乃乙酉秋也去之日士民留之亦如留太守然而竟叵得也兩公去後士民思德政乃葺生祠一在郡北一在郡南肖像以為異代瞻仰懷縉紳諸君已記之矣夫復何言第懷人思公者衆余武弁輩又辱二公之愛且深意罔有盡故復龔砬石而紀之嘗稽召伯布政南國國人思之而愛及于茸棠何公為京兆尹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茲曷故哉蓋其德之入民也深故其民之思也切即是而知司民牧者不貴有威名而貴有德化也名使人稱于一時惟德則垂于百世若朱劉兩公誠有德者乎朱公性溫雅劉公性敏捷朱為太守其體

宜寬劉為司理其體宜嚴兩公其相濟而不偏者與
 朱公初至郡會大旱百姓嗷嗷束手待斃公嘆曰此
 吾責也遂與劉公齋沐顙帝布袍徒行禱之三日轍
 大雨禾黍甦發遠近有神龍之稱懷郡舊稱多士自
 嘉靖戊午後科中鮮人兩公偕力振作即簿書空惚
 亦時為之較藝豆分俸金為士子燈火資緣是壬午
 中者三乙酉中者五癸未又舉進士郡中翁然相勵
 士風蒸蒸起矣民病涉沁水每歲成梁供自六邑科
 弊煩擾百姓苦之兩公議以免米扣留五百金充為

橋費申請鑄石永為定例萬姓快便年來刁風群起
 良民被蠹劉公謀于朱公嚴為緝訪即獲數人既治
 以罪仍揭示姓名在公門左以警其餘嗣是改行易
 轍境內晏然其他持廉平獄恤孤賑貧旌貞孝施藥
 物紛紛籍籍未可悉數於戲由前觀之是得太守之
 體非偏于寬由後觀之是得司理之體非偏于嚴兩
 公同寅百姓受賜懷人惡容已于思哉他日撫兩河
 保中土霖雨天下其思又不止于懷人也已召伯何
 公今幸躬親之太守名期至字子得彌肖桂甲戌進

士司理名如寵字介卿誦應沙庚辰進士并紀于茲
俾千載下知其人頌其德修其祠于不窮也遂勒諸

石

重修廟學記

蕭守身

河南懷之名邑在昔為覃懷地宋末入金元我
太祖靖掃妖氛廓清宇內它務弗遑首命天下建學
明倫崇化興賢育才其來舊矣第鼎建雖就規制未
備歷修於正德十五年嘉靖二十八年萬曆二年統
有碑記可考云嗣是風雨剝食日就傾圮己丑進士

侯公加采山西解州人歲庚寅奉璽書來令茲土甫
下車勤勤嘉惠多士令屬博周子必孝輩編次書程
會月初親詣學掣講厚賞予以隆激勸攄心得以洞
指歸暇取諸生會課及月試卷品題校正瑕瑜不以
相掩其作興士類甚盛心也每朔望謁先師廟四
顧傾圮輒悒悒不樂謂卽當一大翔而新之獨念歲
罹凶歎動衆非時而止越歲辛卯郡守安溪詹公啓
東罰瓦磚萬餘檄縣儒學收貯修葺時雖工役可舉
而又以入覲屆期匆冗無暇而止再越歲壬辰懷節

推安福王公如堅暫攝河內政鞫一二罪者擬許贖
鍰量為縣學修葺助乃適侯公覲事畢復拜命任
河內閱旬日廼慨然嘆曰學校之修固吾夙願矧今
時可舉工可興耶爰是捐俸餘及贖金鳩工掄材磨
祥而舉之擇人而董之起其頽侈塗以丹雘重建啓
聖祠不踰時就緒繼而大成殿東西廡及明倫堂皆
以次新焉諸如戟門東西增闢二門則體統尊學宮
左右置植柵欄則規制備一旦方畧矩度煥然莫異
疇昔侯公之績偉矣乃董其事而經營之則西泐徐

子名大烈者維時縣丞朱大儒主簿邢德溢典史沈
儒共相與翊成之云是役告竣邑弟子員梁攀桂等
謀勒石以垂不朽徵記于余余謂明王御極建國君
民教學為先侯公之是舉可謂知所先矣且也講藝
課文勤動不倦又足端軌物廣甄鑄悉令多士識所
嚮方豈直於民為賢父母抑在諸生有師道焉誠仰
體其建修至意詣斯學入斯門登斯堂毋徒佔僇童
句惟禋躬勵行茂德修業是務以無背先聖所訓相
斲為國家大任使以光熙期則侯公作興大典庶

無負哉矧昔吾鄉先達若栢齋何公竹溪周公次山
劉公穀原婁公其道德文章迄今炳朗又表表可則
者諸士益效之勗之

聖廟橋門躬建記

何永慶

自不佞之謝銀臺司也蓋計禩二十有奇矣觀令長
之葺公署園亭無虛日乃黌宇寥寥然豈其重之不
足比數哉原本之地整齊宜先而河內實劇邑大夫
治簿書供給不暇何暇崇文學其崇之也必其心誠
好之者顧安得心誠好之者乎蓋亦奇二十年而得

我邑侯盧公矣夫盧公非以文學高第起家進士尹
河內者乎其美政不能悉述述其尤嘉意於青衿則
嘗私曰與我共此袍袖者良二三子也氣易靡吾必
振習易卑吾必張弱易屈折於小人吾必右其曲為
之地者不遺力務在保全亦可謂崇之者矣柰何不
崇及依歸之地也 先聖人統總道真如百川之海
士非其論說不述自治任築室以後至欲求其似者
事之此像祀之由乎黌宇之建自殷木氏宮墻之言
始太牢一祀彼以為道高如天地耶歷代因之有王

者禮樂彼又以為夫子賢於堯舜耶何王之不祀夫
未有祀王禮而不崇以王居者是故朱垣而碧瓦雕
楹而櫺門象宸闕也芹泮而星橋杏苑而肄室擬洙
泗也建自當年豈不儼然顧歲久必剝附屬二庠拜
建地硤人嗇其因陋就簡朴畧無文豈非不該不備
為賢令長之所宜留念哉乃盧公實念之矣念其屏
於門甃而室俚而不偉也則易塞以扉丹雘美矣顏
其楣而金碧錯落欄楯輝煌抑何壯也念其池於庭
而不則不物義無取也則匠石為橋芹水備矣砌奠
週而窪然翼然魚龍欲奮又何其期許而長邀也人
非骨肉親不肺腑有司滿三年陟耳誰御誰逼而若
茲意若曰吾儒崇獎儒術無以見寄之手昇新振衣
登筵飾鷓鼓闔儒生依 聖人為重彼門庭者亦士
之彩鷓衣冠也且得無令入於斯出於斯者遵禮由
義有拭目改衷之想乎且得無令步於斯者鼓篋升
階有車馬稽古之榮乎夫椽桷几筵祭者思惧不可
侮也堂構言肯非惟子職官所司也神靈宇必歸家
富屋必潤道尊者門墻必高吾將假有形之門墻以

河日果志 卷之四
崇彼無形之門墻吾將使門墻以內若外者皆景新
而潤志彼功名富貴餘事耳是之謂尊道以崇儒崇儒以
軌聖原原本本而盧公於文學真心誠好之者矣嗟
夫好豈易言哉上之好毫末下之好尋丈好斯喜喜
斯誦厥誦維何輪奐孔多環橋冠帶雅步雅歌龍翔
鵠舉金石不磨聲華易致惟德義也峩峩有味哉諸
君之為斯舉而有詞于不佞也不佞將遂循焉乃博
士諸先生實寵嘉之不敏授辭豈曰能殫要以期學
宮之愈廣勵云

懷仁書院記

王所用

懷仁書院舊為公署萬曆丁亥司理王公明刑之暇
輒與郡中青衿士譚經講執士聞王公講良知之學
輒訢訢焉從之王公謂利器居肆百工猶然矧士也
者攄道德之精譬龍鳳之章大則黼黻皇猷小則利
澤民物窮則獨善皆友咸藉而聚樂無所可乎則請
改公署為書院名之曰懷仁有者仍之無者增之壞
者葺之閱二時而工告竣於是乎講習有堂偃息有
寢觀生有亭左右界為兩區區各三間者四而士之

志合聲應者朝斯夕斯藏脩斯息游斯而書院之大
觀備矣亡何而郡守詹公至詹公者雅與王公同趣
至則毅然以興起斯文自任曰作新無術即卓者易
窳敏者易怠師帥之謂何乃遴六庠之秀者與郡士
相摩切而董以賢博士於是乎居有既廩日有課月
有試試有等等各賞有差而書院之大業蒸蒸奚容
有族謀曰夫道亦多端哉士而懷居尼父所戒懷德
懷刑皆君子也獨懷仁何且吾聞之陰與陽立天剛
與柔立地仁與義立人三才之道也子輿氏合之以

語策士今取之而舍義何居王生聞之懔然曰客起
予矣客起予矣夫道惡乎一惡乎不一夫仁惡乎在
惡乎不在仁道也義道也德道也刑道也然義一仁
也德一仁也刑一仁也分之則對義散之則德刑合
之則同統於心仁人心也懷心懷也果且以為有異
乎然人心排下而進上徑寸耳何所不有何所不懷
居懷也土懷也惠懷也利懷也果且以為無異乎手
足痿痺何害大體而醫書以為不仁巧言令色於人
何傷而孔聖有鮮仁之歎合而觀之仁可識矣懷可

無慎與雖然吾懼其懷之於空虛寂寞也而以病吾
仁仁果空虛乎寂寞乎萬物萬民果獨徇乎心如枯
木形如死灰果聖學乎昔者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德
行言語文學政事各居一科然未有不懷仁而成名
者將於何而懷之蓋身之所酬視聽言動居處執事
與人使民皆實際也心之所運禮與訥恭與敬忠與
恕皆實功也皆仁也吾於洙泗之間荅知之矣今之
朝夕相與講習也果且與洙泗異乎無異乎求之禮
訥恭敬忠恕之間慎之視聽言動居處執事與人使
民之際則良知常惺道德日新三才以立黼黻利澤
之業以具居則磊磊嶽嶽出則炳炳麟麟而懷仁之
名不虛矣不則與接為構日以心闢蕭然物役骸焉
人隔即使文如雕龍藻如刺鳳是岐路亡羊而求馬
於唐肆也如仁何如仁何客曰善哉子之言仁也請
記之王生懼然曰予惡知仁以雍之可使南面也憲
之克伐怨欲不行也由之果求之藝赤之禮樂而夫
子猶曰不知其仁仁何容易然而二公嘉惠之意而
予辱在門墻也不可無志書之以質之懷仁之君子

詹公諱啓東福建安溪人王公諱如堅江西安福人
二公皆有善政茲不具論論其所以建懷仁書院者

元 贊

許衡贊

王磐

翰林學士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
耕太行之巖或判事巾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為荒涼
珪軒冕不為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
誰與為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
同符者也

明

許衡贊

宋濂

翰林學士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徽疊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
尊聞行知若親樞衣寒泉之涓張皇幽眇釐析毫絲
如臯陶淑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既入
闔域遂升堂基橫經胄監衿佩錡如祛其人私牖其
天彞釋其偏岐挽其九衢德成財達昭用於時黼黻
帝治甄陶泰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
祝尸嗚呼許公百世之師

靜樂堂贊

何瑋
河內人

大廈沉沉雕欄楚楚吞吐陰陽隔離風雨左圖右書
俯今仰古造化與鄰聖賢為伍靜樂之堂清虛之府

王瀛贊

何瑋

博帶峨冠褒衣革履鐸振三庠經窮四始有德有文
儒之君子遺像宛然先生不死

何瑋贊

劉涇
懷慶人

天地正氣公稟獨多理學淵源公揚厥波玄悟洞識
魯齋同科衛正關邪今之孟軻講幄納誨權闡靡阿
茆齋秀柏異彼鳶蘿高節清風百世不磨

銘

何瑋墓銘

許讚

靈實人吏部尚書

物堅者不磷公篤厚縝確雖磋鑿頻施而資稟不虧
物白者不緇公明瑩純潔雖涅汚屢加而清白愈滋
身遠奢華知富貴不可淫分甘栖遯知貧賤不可移
理命相安德義不違仕進存亡知幾知時公所有者
浩然自遂吾不知漢二廉士其子果無一騎魯二介
夫其室果無一待乎學探天人理致精邃用世之文
歷歷可試公不求名而令譽永揚公不求用而文言
孔熾均于不朽日月軒輊恩殷優載光墜隧錫胤千秋貞常不易

劉涇墓銘

陰秉暢

衛輝人陝西參議

公占高科行山大河鍾秀實多學陟崇階柏齋魯齋
氣味與諧仕際昇平臺端建明郡有仁聲歸築山房
與道翱翔厥後孔良勿謂讒言漢誼楚原狼跋鳴嗶
勿謂數竒孔素顏悲省古如斯立德立功立言允中
茲銘不窮

詩

唐

登太行山奉和聖製

張九齡

孟月攝提貞乘時我后征晨巖九折度暮戒六軍行
日御馳中道夙師卷太清戈鋌林表出組練雪間明
順動希皇豫高標奉睿情陪遊七聖列望幸百神迎
氣色煙猶喜恩光草亦榮之罍稱萬歲今此復同聲

宋

過行山二首

徐範

茫茫遠樹隔煙霏。獵獵西風振客衣。山雨未晴嵐氣
濕。溪流欲盡水聲微。回車廟古丹青老。碗子城荒草
木稀。珍重狄公千載意。馬頭重見白雲飛。

路繞羊腸躡屐躋。萬山金碧總堪題。舉頭日月中天
近。極目乾坤五嶽低。自笑鹽車騏驥厄。誰憐枳棘鳳
凰棲。欲投古寺禪房宿。喜見僧歸落日西。

游沁

姜正

山如削。玉水涵秋。人在冰壺月底游。結習半空塵土
挽。不知此處幾登舟。

太行山

范志能

西北浮雲捲素秋。太行南麓照封丘。橫峰倒嶺知多
少。行到燕山翠未休。

皇明

題許魯齋祠

薛瑄 文清公

南北風塵瀕洞中。天開人極產英雄。幾年力學尊尼
父。萬里心傳得晦翁。自信興王為大道。誰知伐國是
元功。當時歸老情何切。為愛西山萬玉峰。

水峪寺

黃芸 山西解元

煙霞十里鎖空門。此日登臨愜素聞。清麓夜敲簷外
月，衲衣朝臥澗邊雲。蕭條老樹疎殘葉，寂寞瑤山對
夕曛。早晚携書重到此，半川風景許平分。

書大道寺壁

雲谷樵夫 不知何許人

西華雲臺去路長。投閒翻為看山忙。十年有夢尋中
嶽，四月披雲過太行。清世誰能便吏隱，幽棲吾獨愛
僧房。昨來不寐焚香坐，讀盡楞嚴夜未央。

覃懷道中雪

李攀龍 濟南人

飛雪長驅使者車。太行愁色滿天涯。虛傳梁苑平臺
賦，真作河陽一縣花。流影旣前迎劔氣，寒光樹杪澹
人家。問津明日知何處，千里西來有漢槎。

覃懷道中

謝榛 臨清人

候鴈來何急，相呼入遠空。朔雲低晚樹，野吹捲秋蓬。
烽火孤征外，關城百戰中。邇聞胡馬遁，諸將欲論功。

登覃懷城樓

謝榛

滿城寒杵送人愁。霜氣偏侵季子裘。浮海有心聊閱
世，御風無術且登樓。虛簷高映蒼雲暮，古堞平連翠
嶂秋。迴首不堪鄉國遠，斷鴻飛下蓼花洲。

戲題太行

胡汝嘉 南京人

朝行太行麓莫傍太行宿紅塵奔走邨可堪却喜太
行常在目朝朝暮暮更幾程今朝別却太行行過眼
太行在西壁東來復見太行迎我生自有看山癖山
靈向我能無情太行諸峯盡向北外控塞垣拱京
國龍葱王氣接紫微千里中原空秀色

明月寶光寺

胡汝嘉

明月山中寺躋攀亦偶然行穿林杪逕吟傍樹間泉
香閣緣厓迥丹梯架壑偏佛光懸寶地人語接諸天

雲水西連晉河山址拱燕禪樓疑宿契徒倚不知還
再過寶光寺

泉聲出翠微蘿薜隱禪扉紅葉酣秋色黃花照客衣
山空雙鳥度天淨片雲飛更愛西峰勝林亭下夕暉
守玄黃丈載酒過月山寺 趙用賢

雲室極目莽蕭蕭靜掩禪扉對沈寥雙騎影傳青旆
轉一聲歌動白雲遙鄴中作賦推公幹河內飛鳧識
子喬幸有淹留賢地主不將岐路嘆飄搖

冬日過廬江殿下留酌

李化龍 長垣人分

為愛梁園勝淹留。到夕熏興闌重設醴。情劇一論文。
叢竹分青露。寒梅帶碧雲。玉門今好瑟。絕調幾回聞。
過懷贈子得

魏允中 南樂人

清琴只憶上方操。濁酒那期今夕陶。故事已傳河內
最。新篇更覺郢中高。千峯月上竹林夜。一雨秋生花
縣濤。莫問乘槎期近遠。玉關天盡是臨洮。

濯清亭次子得韻二首

魏允中

偶到濯清處。重憐蕪隱游。何如北海守。還似東陽侯。
翠嶺恣晴望。澄波蕩暮愁。誰能驅塵鞅。逐暑向蘭州。

其二

未愜園中意。言尋河上游。百年能幾醉。今夕為君庾。
日落調新曲。天遙緩舊愁。逢人那復任。興盡朱懷州。
過懷別介卿

魏允中

相逢俱自好。况子同門人。細雨芳園夜。留歡直到晨。
交期寧變舊。世事忽滋新。一笑仍分袂。遙遙西向秦。
與孝卿古陽堤望太行二首

于若瀛

水南門外風雨愁。借寇亭前水流歎。上峰頭坐危
石。與君指點說并州。

其二

覃懷城北古陽堤楊柳毵毵手重携渺渺一川秋色暮不堪落日太行西

覃懷道中

邢雲路安肅人分
巡河北

北極皇圖壯中原禹跡存大河浮日月玉屋柱乾坤花縣行當路竹林今尚村豪遊堪載筆勃勃向人論

廬江三鎮國園邀賞牡丹

朱期至本府知府

王孫別業郡城隅翠竹名花衆自殊三載興深曾不到一尊春盡始相呼花前月色寒初下竹裏歌聲細

歎無况是平原芳草遍諸君莫遣野懷孤

茅亭成示諸僚友

朱期至

步屣河橋外吾亭適落成綠茅深徑僻池水半山明未有玄文就空懷林酒情群公倘不薄時此問春耕

集杜句

四首

朱期至

百頃風潭上乾坤一草亭雲高不去松竹遠還青天路休殊俗群公若會星平生耽勝事以此片時醒

其二

層城臨媚景踈快頗宜人池水觀為政他山自有春

野流浸閑戶。小曉凭藤輪。未負幽棲志。無家任老身。

其三

野外堂依竹。階前樹拂雲。詩應有神助。喧已去人群。
物色薰生意。長空回水文。晚酣留客舞。秋興坐氤氳。

其四

新亭結構嚴。重覺在天邊。百鳥各相命。河魚不取錢。
雲溪花淡淡。石瀨月娟娟。客散層城暮。釣簾獨未眠。

紫金壇

朱期至

大行絕壁渺仙壇。磴道岩荒鬱幾盤。王母洞虛瓊瑤珮。

杳金龍石碧玉漿。寒陰崖帶雪從杖。杖遠樹含雲故
倚欄。聞說真源迷咫尺。此身猶自繫微官。

陳光祿園

朱期至

光祿為園不計錢。石欄花榭水雲偏。人家近接松筠
出山色。遙從睥睨懸。豈謂風流常酩酊。真耽野逸獨
留連。吹臺雪苑俱寥落。河內誰令勝事傳。

癸未臘月朔之夜。偕朱太公。鄭半刺。劉司泐。復
醉光祿園。亭雪逗層軒。月侵疎幌。蓋人生佳賞。
潦倒呼筆。用子得韻而賦焉。時漏下四點不知。

旗鼓相當否

龍德孚 武陵人

向來籬菊醉金錢雪逗名園賞更偏花下小車憑客
過尊前高榻為誰縣官梅帶月留何遜池草經春憶
惠連潦倒乾坤須我等此杯曾得幾人傳

林川寺

劉如寵 湖廣蘄州人
本府推官

紫金壇谷削如懸林川寺覆懸谷間滴滴寒泉蒼壁
潤飛飛幽鳥白雲閒靜倚曇花疑少室層攀氣色渺
函關人生百歲浮無任何事今朝又出山

奉和介石寅長登樓晚眺韻

詹啓東 福建安溪人
本府知府

層樓上上傍虛危一局簾前雨四垂候吏更番傳水
埒村民走集話農時沿河橋斷舟爭急薄暮泥深馬
去遲旱後仍聞占黑沴殷憂無賴對啣巵

走筆約諸寅丈東郭樓賞蓮 詹啓東

遶郭清漪十里長芙蓉冉冉動新涼凌波無數團青
蓋步水依稀曳錦裳圓走盤中珠可掬細穿樹底玉
堪嘗後來君子吾同侶佳氣允宜入酒觴

漫效宋體別懷仁諸士

王如堅 江西安福人
本府推官

翩翩矜佩滿郊津眷引離離悵別辰豈有文章警詔

詔發吾惻隱漫諄諄知此意原此有見爾一腔共
一春灌溉勤勤時長養枝枝葉葉自天真

理懷之五年效俗諭懷中父老志別

爾民何事獨追隨繫引長亭日遲遲官好不緣留轄
轍民生還爾自鉉基種秫未嫌确地晚栽桑欲趁罷
農時法庭無事休將入永作吾民壽考棋

題趙烈女新祠

江學詩直隸棗強人
本府知府

節烈天生骨留名之子香哲忘原處女忍死為姑嫜
隊上霜風列泉中含笑長貞標應砥俗飭宇在綱常

題丁郭二孝子新祠

有引

鄭道興

寅長棗強江公魯以司銓痛其先太慈而未及迎
養也哀毀者三年旣復更南銓則獨奉其嚴侍下
而備極孝養未幾復扶櫬矣於是愈痛其二人之
弗祿至木像而事之更十餘年而束於制必以一
卽官二曹也者如一日真所云生孝而存事者矣
夫孝子因境生情觸物感類守輩懷而必新是詞
儻亦其刻木之意比肩而旦莫者乎雖其天性篤
孝寄思不忘要於錫類勵俗寓意居多良足喜也

情見乎詞援筆賦之

雙孝祠開夾序東芳名間世起相逢應知刺木心猶恨傳道賜金氣已通萬古綱常還砥柱千秋俎豆正摩空文翁更有陶人術遺像新標棧樸風

題趙烈女新祠

有引

怡愉

寅長棗強江公整齊郡事凡百頽廢皆務新之又念節孝寔風化之原乃因趙烈女祠設像而更造焉視昔有加木石薨粉之費不憚損餉以裨哀其志為詩以歌之歌之以風世也不佞欽斯舉竊意

同之因賡歌以附焉

趙女錚錚異芳名豈眇亡委禽人已遠孤鴈欲何將
白意明天日剛腸裂雪霜豈因煩土木借爾勸尋常

東郊秋望

侯加采

山西解州人本縣知縣

隄柳含煙處茫茫古渡頭萬山將日去一水抱城流
雲覆秋蘆晚風翻禾黍秋逃亡稍相就撫恤倍吾憂

其二

旱魃連年有今秋秋亦頗稻黃夜雨足黍黑晚風和
尚喜瘡痍起猶憐凍餒多陽城政復拙國計歎如何

賢令尹侯先生遺愛祠 東垣王翊鎧

試職來河內催科撫字當一方
霑惠愛百里頌循良
冰玉超韓魯春風邁范楊
德功期海嶽日月與同光

劉次山先生墓

翊鎧

有興遊郊外悠然到享堂
松楸多陰鬱花草自芬芳
令德千年播貽謀百世昌
後賢知雋杰跨竈繼書香

雜志附

○雜志志怪也子不語怪直不語耳豈遂無哉夫虞
初夷堅不得與六籍並傳而其書至今不廢者義
旨無所裨而耳目不可掩也華譚有言世間定無
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余廼取邑中
幽隱列之篇末附于存而不論之義以供徵異者
之塵談

唐咸通元年甲辰歲大旱本縣萬南鄉界溝村民李
繼安為商泛湖回至君山祭奠次忽見一人朱衣

異形持書一封與繼安云懷州西七十里濟源縣西北約二里餘有一龍池前有一石擊之必有人出形狀頗異子勿驚怖但以此書付之云是上帝勅下濟源神行雨當得賞錢二百貫繼安至其地以書叩石事悉驗今濟瀆廟池亭所塑像迺繼安也

元仁宗在潛邸日奉吉答皇后駐輦懷慶特苦群蛙亂喧終夕不寐翌日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憤憤群蛙忍惱人耶自後其無再鳴由是

蛙寂無聲亦一異也

見輟耕錄

皇明成化間府學文廟前居民于櫺星門內及先師殿前牧羊日聚其中忽見一人頰而黑手持木器怒而責之即入殿中隨視乃十楮中子路也後其人竟疾不起舊有碑記今剝落不可讀而斷碣尚存夫以聖賢妥侑之地為愚民畜產之場誠不得寔其罪然子路乃顯靈而朴之意當時剛毅之氣歷千百世未歇而亦以見鬼神之英爽不可藝也夫敬而遠聖人訓之美

志跋

縣故無志每輜軒使者道境上必以志詢詢則
以統于府辭也癸巳春解州侯公尹邑之三年
百廢具舉一日手一札過余以修志托余謝不
敏而公復屢書趣之迺不揆款啓拜命之辱
聊為具草請正于公公方謀付剡氏而蜚語效
之去矣洪洞盧公至知是稿藏余笥中而政
務旁午尚未遑及頃當報績期計民所便宜

疾苦興祛殆盡遂索而刊布焉唯是一人之
聞識舛漏屋多且也摛詞不文取裁無當不
足以徵文獻而備觀省大雅君子不鄙夷而潤
色之示以嚮方則余幸矣附此以鳴請益之私
并紀歲月云

萬曆丁酉上元王所用書于紫芝堂

